

書名 司馬文正公集
 略三十一卷詩
 集七卷 嘉靖
 四年序刊本
 撰者 宋 司馬光 撰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集 別集-北宋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16
 編號 D7231700

卷二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23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1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右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
 人虛稱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棄城移牒鄰
 路旁共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
 驚駭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事方侯身為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為衆所瞻倚今
 乃法而一至於此萬一疆場實有警急使方平當之
 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闕將帥之淺深益有輕
 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

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五

論張方平狀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天之制也
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
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
沒齒何哉夫為國家者明禮義授命良褒義烈誅姦回以
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况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
不能示一天命宜矣然而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
代擾攘之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
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為為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
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二十四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二十五

原

原嘉祐元年作

子罕言命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則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今
學者未能通人理之萬一而遽從事於天是猶未嘗操舟
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幾矣昔眭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
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孫氏擅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
阨會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為災西門君惠知劉秀
當為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劉秀秀亦更名以應
之劉靈助知三月當入定州四月爾朱氏滅而不知滅爾

朱者為齊神武入定州者乃其首也此五子者其於術可謂精矣皆無益於事而身為戮沒又况下此者哉夫天道皆冥恍惚若有若亡雖有端兆示人而不可盡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以聖人之教知人而不知人春秋記異而不書祥瑞唯恐民冒沒猖狂以趨於亂也

說

說玄

予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

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雄所云也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迺更為一書且不知其馬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學易其真幽奧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坎壈適滄海者必公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跋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濛漫漶畧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

况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
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剖其根本示人所
以生育萬物而兼為之矣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
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勿此矣考之
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
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
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
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
非別為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同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
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贊
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為曰夫啟者所

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書者所以為道也
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予之
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
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
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
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為明
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
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為玄解者誠已善矣然子
雲為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今疑
先儒之解未能盡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
且學焉

述

述國語慶曆五年作

先儒多怪左丘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為之說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為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為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藁因為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丘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道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立明作此復重之書何為耶然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柳宗元邪佞之人智識淺短豈足以窺望古君子藩籬而妄著一書以非之竊懼後之學者惑於宗元

之言而簡棄此書故述其益以張

四言銘系述元豐二年七月

迂叟為四言銘見者忽之曰老生常談耳故有系述孔子稱才難夫才者所愛於天非人所能強也故推十合一曰士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出於其類拔於其萃此其所以難也聞言易悟曰聰睹事易辨曰明敢為不懼曰勇強力不屈曰健有是四者才則美矣然未足恃也自古恃才而不勤德行以殺身喪家亡國者踵相及也彼皆天之所與非已之所為又奚足以驕人哉君子則不然有其才必思美其行以成之盡心於人曰忠不欺於己曰信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夫孝友百行之先而後於忠信何也苟孝友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五

而不忠信則非孝友矣能是四者行則美矣未及於德也
正直為正正曲為直適宜為中交泰為和正直非中和不
行中和非正直不立若寒暑之相濟陰陽之相成也夫察
目睫者不能見百步瞻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均是德也
執其近小而遺其遠大守其卑而忘其高深是猶不免
為小人焉故君子好學不厭自強不息推之使遠廓之使
大聳之使高研之使深發于心形于身裕于家施于國格
于上下被于四表雖堯舜周孔亦不本於是矣嗚呼捨是
而云道者皆不足學也

贈

書心經後贈紹隆

元祐一五年十二月三日作

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百
八卷般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為心經一卷為之
注者鄭預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
字而已或問楊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楊子
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似與楊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為憂患之用乎世稱
韓文公不喜佛常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書論大顛云能
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
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知何以知不為事
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邪今之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
事然皆不免侵亂於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西京僧官凡

六員曰錄曰首座曰副首座左右街各一有缺則選僧之
有行業者補之又缺則以次上遷逮左錄而止崇德僧紹
鑒既為左首座矣會是有微疾乃嘆曰吾棄家為僧固求
自安逸今已病而猶自勤於僧職豈吾本心哉即投牒自
請解去時左錄新物故其徒皆止之以為宜待次補鑒不
聽既解去明日右錄亦物故補其處者乃位於鑒下之人
也其徒皆為之恨鑒處之恬然噫鑒儻不知事物之空能
如是乎鄭經刻石於天寶末今頗剝缺余賢鑒能不以所
重易所輕且欲勸之俾全其所得乃命史好寫一通以贈
之

諭

諭若訥熙寧五年

熙寧六年冬光在洛陽有衢州僧若訥袖書來見曰仁宗
皇帝時得召對成化殿命講所學經且作頌三篇上甚喜
後數日中使賜若訥紫衣辭曰臣所為不遠千里求見明
主者欲獻其所學庶幾廣之於天下今陛下乃賜臣紫衣
非臣志也臣不敢奉詔使者三返終辭不受上乃飛白安
淨二字以賜若訥若訥然後舉首加額受而藏之若訥野
僧也生江湖間一日萬乘之主召入禁中而訪所學授以
二字蓋師號之類也天下僧受師號者何可勝紀有能親
屈帝筆如若訥之光榮者乎若訥是以不敢忘先帝不貲
之恩思有以報之向聚吾師所述之經五千餘卷合為一

藏名曰報恩經藏徧請朝廷輔佐之臣撰文書石塚而立
之今又將刻所賜二字於石以傳于後子為我序其事而
記之光謝之曰光儒者素不習釋氏書將何以發明上人
之學與受賜之由且文辭鄙陋何敢輒寓名諸公之末自
陷不知量之罪乎若訥固請不已曰若訥去冬已嘗犯寒
至洛值子西適秦不克見而返今茲復來非有他求欲得
文而已若訥豈不知朝廷貴人及四方能文者其衆欲為
斯記者亦不鮮若訥皆不願得而唯子之求何子拒我之
深乎光甚愧其言因論之曰上人之志於光勤且厚如此
光敢無辭以為復抑仁宗皇帝既嘉上人不受命服賜以
二字豈師號之謂邪蓋以褒勸上人之德也上人亦嘗深

思其指乎夫安淨德之美者也既曰安矣則於物宜無
既曰淨矣則物不得而間之是故安如磐石雖加減萬鈞
不為之低昂淨如清水有一毫入之則累矣上人既能知
先帝之大恩當謹守聖言而力行之以無負先帝之所期
乃所以報也經藏奚為哉况光之文又足求邪

訓

訓儉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
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間喜宴
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
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
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
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
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
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
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
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殺止於脯醢菜羹器用
篋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
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異食非
多品器皿非漪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
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

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功之乎又聞昔李
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
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
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
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
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殺果故就酒家觴之
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
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
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
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
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

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
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
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
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
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
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
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
鄉必誑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
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
子以為忠管仲饋簋朱紱山濼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
文子尊衛靈公史鮪知其及禍及戊果以富得罪出亡何

曾曰食萬錢至孫以驕恣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
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
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
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
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序

百官表總序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萬機至衆雖聖人不能徧知
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
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尚矣周官具存粲然大備降及
秦漢迄于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美然上下相維皆有

司馬公行年卷之三十一
九
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
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
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散
官以褒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考然後進
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為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
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寢訛朱紫日繁矣肅
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
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并職事官通用為賞不復選材
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即將聽
臨事注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
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

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復欲寵尚求姑息遂有朝編卒
伍暮擁節旄夕解緹衣旦紆公袞者矣流及五代等衰益
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
器之亂無此為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
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
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
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
散官階勳爵邑徒為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群
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
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畧
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閣門使以上內

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刑其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為百官公卿表云

河南志序元豐六年作

周官有職方士訓誦訓之職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詔王知其利害後世學者為書以述地里亦其遺法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為兩京記近故龍圖閣直學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為河南長安志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往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考諸章記其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粲然如指諸掌真博物之書也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萬卷次

道自致遂至于白首從事其間未嘗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洽當時罕倫又閑習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又喜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錄國史會要集注史記之類與眾共之或專修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多也次道既沒太尉潞公留守東京其子慶甫等奉河南志以請於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叙其事尤詳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遊處已熟後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命光為之序光於次道友人也烏敢以固陋而辭

劉道源十國紀年序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
名應詔者十數人趙周翰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
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
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
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
相識道源乃其字也道源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
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釋褐鉅鹿主簿遷和
川令陸介夫為廣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
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
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源篤好之為人強記紀傳

之外問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滾滾無窮
上下數千載之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
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為
龜鑑光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
該通况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于
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繫衆庶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
戒者詮次為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
甚喜尋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
英才共脩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
臣未得而知所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
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

諫之道源光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
王介甫與道源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
道源修三司條例道源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
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
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源嘗見之輒盡誠規益
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源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
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
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
道源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
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光尋判西
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源奏請身詣光議修

書畢朝廷許之道源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山氣
鬱必病且死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俄
得風疾心手足偏廢伏枕再晷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際輒
取書修之病益篤乃束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
戌終官至秘書丞年止四十七嗟呼以道源之耿介其不
容於人齟齬以沒固宜天何為復病而夭之邪此益使人
痛惋情况而不能忘者也道源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
食至羹炙冷而不顧夜則臥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
時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嘉平五年始改建元
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
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源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

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源枉道就借觀之
次道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源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
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門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
目為之醫道源致疾亦由學之苦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
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
面譽而背毀之口服而心非之者比有是也道源獨奮厲
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
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源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
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源曾不以為
意見質盾子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讎因是困窮
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張以多欲不得為剛微

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源者可以為剛直之士乎道
源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
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贖之固
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佗人可
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
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
決之勇矣道源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
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義至周厲王疑年譜共
和至熙寧年畧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
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
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

參校已之書是非得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羲仲為書屬
光使撰埋銘及十國已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
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序中言之光不為人撰銘文已累年
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源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
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源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源
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為臨川令卒
官遇亂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為筠州今
為筠州人父煥字凝之進士及第為潁上令不能屈節事
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
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為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名苑序 慶曆九年作

孔子稱名不止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乃至於百姓
無所措手足甚矣聖人重名之至也劉子政述九流有名
家者流曰尹文子公孫龍子等凡七家尹文子今存其術
雜黃老刑名之言耳餘書更歷久遠世鮮傳之今有孫氏
釋名蓋亦其類也昔者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
人以粟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深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
不諫既往不咎戒其後復為也兩漢以來儒者務為此態
旁貫曲取紆辭蔓說至有依聲龍襲韻強為立理誠可閔笑
者甚衆此非宰我粟社之比邪今釋名之文亦猶是矣抑
亦失聖人之旨遠哉愚嘗念之久矣間因觀經傳諸書有
可以正名者因記之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

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為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辯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為時遷物變者亦畧叙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慷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偽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大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古文孝經指解序

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

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漫差孔氏之人畏其流蕩失真故取其先世定本雜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載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遺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與傳之是為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盛故古文排擯不得列於學宮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為之傳諸儒黨同疾異信偽疑真是以歷載累百而孤學沉厭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秘書學士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炫為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及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

於是諸儒爭難逢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
為定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
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紀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
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
王然後廼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佗國
之人轉相傳授歷世踈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
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膾
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嗟乎真儒之明皦若日月而
歷世爭論不能自伸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為得正此學者
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
家今秘閣所藏上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

有經無傳案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
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
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
人之經高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
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經術也臣愚雖不足
以度越前人之骨髓闕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
各言爾志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為之指解其今文舊
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
為是而彼之為非然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
其為取中多也臣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
萬一有所裨焉

洛陽耆英會序

元豐五年正月作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各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富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

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為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美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

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宮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劉凡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字肅之年七十五

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樊建中字正叔

年七十二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字不疑年七十五

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壽字景元年

七十

顏大初雜文序 寶元二年作

天下之不尚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發言必自稱曰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帶廣袂之衣謂之儒耶執簡伏冊呻吟不息謂之儒耶又况點墨濡翰織製綺組之文以稱儒亦遠矣捨此勿言至於西漢之公孫丞相蕭望之張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歙張酺胡廣世之所謂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魯人顏大初字醇之常憤其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詡於人

心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
先王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為
詩詞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為事
慕嵇康阮籍之為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
翕然效之寔以成風太初惡其為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
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
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
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寃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
於時或薦太初博學有文詔用為國子監直講會有御史
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狂狷不可任學官詔即行所至
改除河中府臨晉主簿太初為人實寬良有治行非狂人

也自臨晉改應天府戶曹掌南京學卒於睢陽崔制判司
簿尉四者無毀負例為令錄雖愚懦昏耄無所取者積以
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舉進士解褐近十年卒不
得脫判司簿尉之列以終身死時益年四十餘噫天喪儒
者使必至於大壞乎將大吠所怪察察者必見鋤也何其
仕與壽兩窮如此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
指計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矢居
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為題名記今集而序
之前世之士身不顯於時而言立於後世者多矣太初雖
賤而大其文豈必不傳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
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

